

## 由聋而哑

鲁迅（原署名：洛文）

医生告诉我们：有许多哑子，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，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，听不见大人的言语，无可师法，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，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。所以勃兰兑斯（2）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，曾经说：文学的创作，几乎完全死灭了。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，都不能提起感兴，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，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。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。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，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。于是精神上的“聋”，那结果，也就招致了“哑”来。（《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》第一卷自序）

这几句话，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，这现象，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，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，都应该分负责任的。前者急于事功，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，后者则故意迁怒，至骂翻译者为媒婆（3），有些青年更推波助澜，有一时期，还至于连人名下注一原文，以便读者参考时，也就诋之曰“衒学”。

今竟何如？三开间店面的书铺，四马路上还不算少，但那里面满架是薄薄的小本子，倘要寻一部巨册，真如披沙拣金之难。自然，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，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，而况还有“剪贴”。但是，小小的一本“什么ABC（4）”里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。一道浊流，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，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，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。

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，文界就荒凉了，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，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。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，很快的成名，但为了出力的吹，壳子大了，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。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，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；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，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。散文，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，但试看今年的选本，便是前三名，也即令人有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（5）之感。用秕谷来养青年，是决不会壮大的，将来的成就，且要更渺小，那模样，可看尼采（6）所描写的“末人”。

但介绍国外思潮，翻译世界名作，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，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，连洋人走狗，富户赘郎，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。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，使之由聋而哑，枯涸渺小，成为“末人”，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，不肯罢手。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，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，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，放在青年们的周围，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。

八月二十九日。

（1）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。

（2） 勃兰兑斯（G. Brandes, 1842—1927） 丹麦文学批评家。他的主要著作《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》，共六卷，出版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〇年。

（3） 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在《民铎》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李石岑函，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，而不注重处子；只注重翻译，而不注重产生。”

（4） ABC 入门、初步的意思。当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一套“ABC丛书”，内收各方面的入门书多种。

（5） “貂不足，狗尾续” 语见《晋书·赵王伦传》，原意是讽刺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封爵过滥，连家中奴仆差役都受封，“每朝会，貂蝉盈座，时人为之谚曰：‘貂不足，狗尾续’。”

（6） 尼采（F. Nietzsche, 1844—1900） 德国哲学家，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。“末人”（Der Letzte Mensch），见尼采所著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的《序言》，意思是指一种无希望、无创造、平庸畏葸、浅陋渺小的人。鲁迅曾经把这篇《序言》译成中文，发表于一九二〇年六月《新潮》杂志第二卷第五号。

[到论坛讨论](#)[写信投稿](#)

相关文章：